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6月7日
星期一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□美编：
编辑：陈
向平 丽

【高考记忆】

从夏天到秋天

□张刚

漫山遍野，熟透了的麦子黄澄澄一片，山风吹来，饱满的沉甸甸的麦穗不再泛起麦浪。

在西北高原，高考时间基本与麦收时间重合，正是一年“龙口夺粮”的关键时节。二十五年前，高考结束第三天，填报完志愿，我便急匆匆从县城赶回乡下，帮父亲收割麦子。

正午的太阳正毒，父亲坐在屋檐下的阴凉里，正在磨镰刀，看到我进门，带着询问的目光，却只问：“考完了？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母亲闻声也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却欲言又止，想问又不敢问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在询问孩子的学习成绩时已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

“下午该去割麦子了。”

父母不问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高考几天，跟大多学子一样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究竟能考出什么样的结果，只有等张榜公布的那一天。还是先干农活再说吧，我默默地拿起了镰刀，跟在父亲身后，走向麦田。

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大多数的农村学子，边务农边学习，我们早已习惯了在原野上挥汗如雨，回到家里又捧起书本。

而此刻，漫山遍野黄澄澄的麦子正在等着收割，紧跟在父亲后面，挥动锋利的镰刀，成片的麦子齐刷刷倒下，接着扎捆、搬运、打碾、归仓。整整一个月，既享受丰收的喜悦，又要忍受太阳的毒烤，臂上起皮手心起茧。也许，农家子弟们就要早日适应这种父辈们代代留传的生存法则。

从小时候起我就跟在父亲的后面，学会了春耕、夏收、秋播，在冬天又帮着父亲做各种木工活，里里外外成为壮劳力好帮手。可父亲心有不甘，他总是抱着一线希望，他的下一代能够走上不同的路，改变从土里刨食的命运，而这条路，就是高考。

整整一个月繁忙的夏收，几乎让人忘了高考这件事。一场暴雨过后，家里的猪圈被冲塌，我和父亲去附近的河滩上，捡来两平板车石头砌猪圈。这时村里的小伙伴来问：“听说发榜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和父亲都停下手中的活。

“发榜了？没听说。”

父亲呆了一会儿说，要不明天去县城看看？

第二天一早我便骑上自行车，赶往三十公里开外的县城，途中要翻越一座高山和一条险峻的峡谷，骑车最快也得三个多小时。

等赶到县城已是中午，我饥肠辘辘地赶到县城十字街口的布告栏前。原来高考榜早已公布，但经过前几天大雨的冲刷，红纸已经褪色。在榜首的位置，找到了已经有点模糊的我和同村另一位同学的名字，我们二人分居县城前两名。

分明感觉到了自己心跳加速，这是真的吗？

稳住心神，我又急忙赶到县一中。在学校的公告栏里，找到了自己的学号和姓名，以及单科成绩——没错，就是我。

谢天谢地，考上了。

乡村不通电话，也无从捎话带信，这个喜讯还传不到家里，但疲惫的我已无力再蹬自行车当日返回乡下。在县城亲

戚家里挨过一夜后，第二天一早便又骑车回家。三十多公里山路，此时不再漫长，浑身充满了力气。

在这条乡村公路上，无数学子骑着自行车，驮着面粉、土豆，赶往县城，寄宿求学。三年来，我也是这支求学大军中的一员。风里雨里，这辆飞鸽牌28大自行车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大汗淋漓回到家里，仍然是骄阳高悬的正午，父亲仍然在屋檐下的阴凉里忙活着，收拾农具。

他更加小心翼翼地带着期待的目光，询问：“分数出来了吗？”

“出来了。”

“考上了吗？”

“考上了。”

当听到我的高考成绩，父亲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母亲闻讯也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在围裙上擦着双手，过于高兴，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泪光在她眼眶中打转。

后来回想，我去县城查分数的这一天，不知父母经历了怎样的煎熬？

原野上的麦子早已收割干净，也都打碾归仓，但地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，还有玉米、土豆、其它种种农作物需要照料，父亲仍然在地里忙碌着，同时一点点地去拼凑学费。

属于我的高考其实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，但在梦中又无数次回到那个考场，回到校园南侧河滩的小树林，那里有背诵课文时来来回回在草坪上走动，脚底板磨出的小径；还有那些翻阅无数遍的课本、辅导材料，都留在老家了，父亲做了一个木箱子，仔细地装进去保存起来；总之那些熟悉的学习场景慢慢凝固成少年时代的回忆。

日复一日年复一年，父亲仍然在属于自己的原野上耕作，他手中的镰刀永远闪闪发亮。而我，迈过高考这道坎，走上和父母不同的、需要自己去开垦的另一片原野。这片原野，要自己用笔去书写，用笔去收获属于自己的庄稼和粮食。

我们总说，人生的路千万条，高考不能一考定终生，但对于农家子弟来说，高考不仅仅是一条路，而是链接更多的选择机会，意味着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意味着更加丰富的成长空间，意味着更加广阔的现实与尊严。

高考在盛夏，离乡在初秋，是高考让我告别故乡。

在离家前的那一个月，跟在父亲身后，我走遍了父亲的每一块田地。这里长出的每一粒粮食，都浸着父母的汗滴。回望原野，父亲仍然在那里佝偻着身子耕作，原野地埂上的草木在风中摇摆低语。若干年后，在央视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中，看到了相似的镜头，我竟一时哽咽。

秋日的骄阳仍然炙烤着大地，一年年轮回，麦子收了再种，种了再收，劳作永无止境。也许在劳作间歇，和父亲一样的农民伯伯们，抬起头来，他们的目光越过重重山岭，仿佛也能看到远在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之外，子女在大学校园里苦读的景象，也许那是他们想象中最为令人欣慰的场景。

所谓命运，无论是父母手中的镰刀，还是子女手中的笔，都在书写自己的丰收，只有自己，才是命运的主人。

感谢高考，让我们更加懂得了“粮食”的重量。

【烟火人间】

北方的菜

□刘晓晖

多年前认识同行小黄，山东老乡，复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。我这么八卦的一个女人，很快搞清楚了他的家庭状况：他老婆是他高中同学，大学毕业后跟他到上海定居。和小黄聊天，他说在上海这么多年，他们两口子还是习惯吃北方的菜：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等。我赶紧说，我家也是的，南方的菜一直吃不来。

18岁的时候我到上海读大学，饮食方面有很多的不适应。主食还好，米饭面食都能吃，吃菜就不行，特别是有些从来没见过的南方的菜，比如茼蒿、芦笋、茭白等等，吃起来总感觉味道怪怪的，只有看到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等熟悉的北方的菜，才能找到亲切感，放心地吃下去。很多年过去，上海菜场里卖菜的几乎都是北方人了，北方的菜可以轻松买到，南方的菜也慢慢接受，我在饮食方面才算多少克服了水土不服。

不同于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在菜场买到黄瓜、西红柿、青椒、茄子等，小的时候北方的菜是四季分明的。开春，随着冻土的融化，田野里的荠菜是最早长出来的，乍暖还寒，和大人一起去野外挖荠菜，感觉像郊游一样，新鲜的荠菜包饺子最好吃了。天气渐渐转暖，桃花开了梨花开，由春入夏，各种时令的瓜果蔬菜纷纷上市，一年当中餐桌最丰盛的季节到了，所有好吃的菜都在这个时节大量上市。秋风一起，随着大白菜的上市，各个单位开始分过冬的白菜、萝卜、大葱等，一进入冬天，就很难吃到新鲜的蔬菜了，饭桌上天天都是白菜、萝卜、粉条、豆腐，土豆相对好储藏，偶尔也能替换着口味。

小的时候，我对买菜的印象都停留在暑假。一来平常上学不会和大人去买菜，二来，暑假里菜市场十分丰富，买菜是件好玩的事情。我妈是老师，每年暑假我都和妈妈呆在家里，几乎天天和她一起去买菜。逢阴历的三和八是当地的集，我们去赶集，那里的菜又新鲜又便宜。不是集的时候，就到菜市场去。买菜回来，我们并不马上回家，先在楼下的空地歇歇脚，凉快凉快，和那些也买菜回来的阿姨们聊聊家长里短。我们院的很多绯闻逸事我都是听那些挎着菜篮子的大妈们讲的，这奠定了我一生对八卦的热爱。

夏天的蔬菜新鲜丰富，我妈又放假在家，所以餐桌上常常花样翻新。比如说，每年新鲜茄子上市的时候，我妈都会给我们炸茄盒吃。这是鲁中地区的名吃，我妈是淄博人，所以我从小就常吃我妈炸的茄盒。茄子选粗细适中的，削皮，去掉头尾，切成半寸长短的块状，然后从中间剖开口子，塞进调好的肉馅儿，再裹上面粉放油锅里炸。炸藕盒是同样的烹饪方法，在山东菜馆里更普遍一些，但多年来我始终念念不忘的是我妈做的炸茄盒，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做好，热腾腾地端上桌。

要想吃到最新鲜的北方的菜还得回老家。每年暑假我都和我妈一起回姥姥家住段日子，姥姥家在临淄，齐国的故都，从小我就见过很多齐国王侯们的墓，像一个个的土包子一样分散在姥姥家四周的村落。在姥姥家，吃菜都是现从菜地里摘。我每天都和表哥表姐们去地里摘菜，留下自家吃的，其余的拿到集上去卖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寿光渐渐成了蔬菜之乡，他们在全国最早推出了蔬菜大棚，北方的菜得以一年四季出现在餐桌上。姥姥家离寿光不远，很快全村也开始盖大棚种菜，我姨我舅舅他们家家都有蔬菜大棚，农民们种菜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。

我大学毕业在淄博工作过两年，离姥姥家近了，周末常常去走亲戚。每次离开，亲戚们都会给我带上一大堆新鲜的蔬菜，都是大棚里种出来的。慢慢地，我也知道，大棚种菜相当辛苦。

初中的某一年暑假，我读了张承志的《北方的河》，看得热血沸腾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当然写不出北方的河，所以写这样一篇《北方的菜》，算是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的致敬。